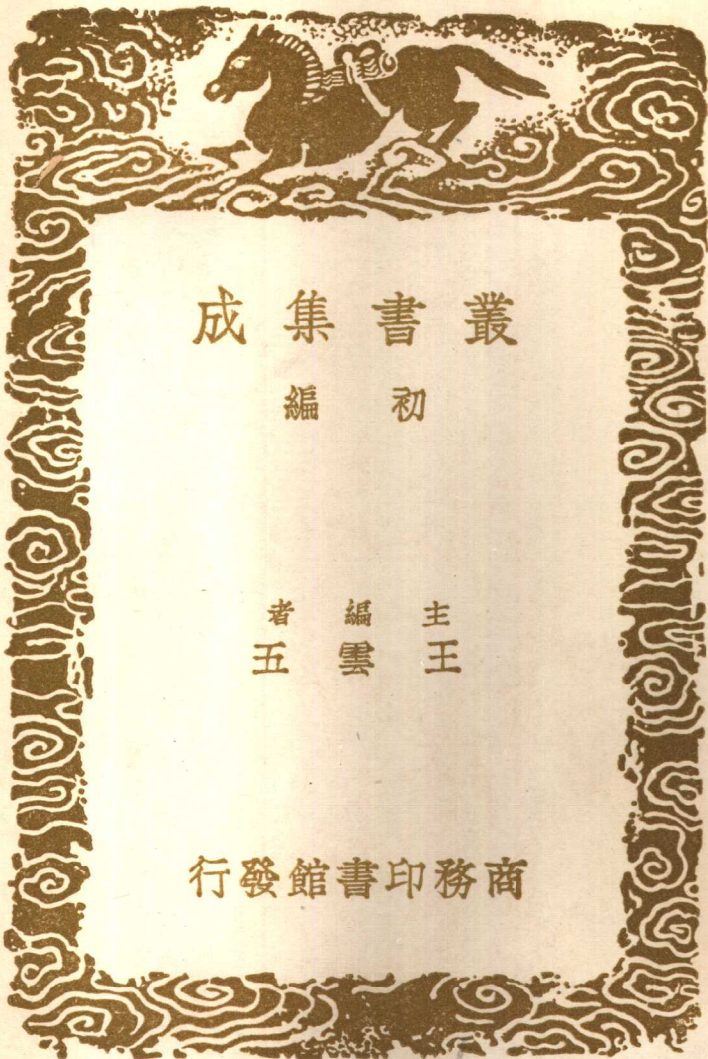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僊陽雜錄

章大來著

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  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AWT 175 / 201

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  
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  
各叢書僅有此本

# 偁陽雜錄

清 會稽章大來太顯著

月令以夏至爲長至。至極也。日之長于是極。恐不足繼。危之也。郊特性以冬至爲長至。至來也。日之長于是來。陽之始長。喜之也。

聘義云。孚尹旁達。信也。陳注云。孚。正也。尹。亦正也。談苑醜酬。據鄭注。詆爲不通。按鄭注。孚一作發。尹讀竹。箭有筠之筠。竊謂孚訓浮。尹訓正。亦可通。尹。正也。出爾雅。

皇祖皇考諸皇字。未達其義。周密曰。詩思皇多士。詩史引顏注。漢書云。美也。急就章注云。正也。大也。秦誓。孔傳祇訓皇爲前。

賜字有解盡義者。阮亭先生詩。昨朝下成蹊。今日俄已賜。云見古樂府。僅字有少餘二義。自宋以前。多作餘義解。

樂天詩。出爲差科頭。入爲衣食主。差謂差遣。科爲科斂。差科頭三字甚新。時樂天爲蘇州刺史。方書言一字者。蓋二分半也。二字分其半爲一。

夾漈論堯名取壘土。舜取禮華。禹取于獸。湯取于水。桀以喬木。紂以繹絲。路史從之。謂是名而非諡。此至當而不可易者。觀堯之咨舜。舜之咨禹。與二十二人同例可知也。古人樸略。不特死無諡。生亦無字。故臣

下稱君。輒加一字於其上。以示尊崇。若帝堯帝舜大禹成湯之類。世本竹書等。紛紛記諸名字無謂耳。父可稱公。侯昱之語。王丹是也。父子可稱父子。疏廣之語。疏受是也。子可稱臣。鄺炎之白父是也。子可稱卿。先主之語。後主是也。夫之姊妹可稱姊妹。班昭之于曹豐年是也。兄弟之妻可稱姊妹。曹大家女誠之嫂。妹是也。夫兄之妻可稱嫂。張貞之戒女孫是也。夫之兄弟可稱兄弟。古人之稱公兄是也。爾雅云。妻之舅弟爲甥。姊妹之夫爲甥。姑之子爲甥。舅之子爲甥。今無此稱。有稱之者怪矣。

六朝謂奉道之靜室曰治。謝靈運養于錢塘杜明師之治是也。

齊人謂麪爲媒。謂鱸爲豸。楚人謂冢爲琴。故六安大冢。舊名公琴。卽皋陶冢也。

平聲三十韻。惟十七韻有入聲。屋沃乃東冬之入聲也。覺江之入聲也。質眞之入聲也。物文之入聲也。月

元之入聲也。元韻中。有昆門等字。故月韻中。有汨沒等字。元韻中。有煩翻等字。故月韻中。有伐髮等字。曷寒之入聲也。寒中有蘭鑿等字。故黠刪之入聲

也。屑則先之入聲。藥則陽之入聲。陌錫職則庚青蒸之入聲。緝侵之入聲。合葉洽乃覃鹽咸之入聲。其餘

十三韻。皆無入聲者。維揚張山來寄余一書。其中言聲韻頗詳。乃以屋沃內禿獨等字。爲魚虞部都圖等

字之入聲。卜木亦僕等字。爲歌部之入聲。玉獄菊育等字。爲尤部之入聲。三覺十藥則屬之蕭肴豪質錫

職緝則屬之支微齊而質內之橘幸物內之鬱屈。又屬之魚虞。訖乙等又屬之四支。陌部屬佳灰之半。厥

闕等字又屬之車字。伐髮等字。及曷部之括适。八黠之全部。十五合內數字。皆屬之六麻。無論聲音乖舛

而破碎支離。於古人分門次第之意。概不合。轉以屋字之入聲。屬之翁字之平聲。爲干有夫之婦。是以不

狂爲狂也。蓋北人無入聲。故曲逆史漢注。皆音去遇。而維揚又別爲一聲。以曲爲樞之入。逆爲尼之入。及以曲逆爲穹迎之入者。非也。

上聲二十三梗。二十四迥後。當增二十五拯。去聲二十四敬。二十五徑後。當增二十五證。蓋上去之梗。敬。卽平之庚。上去之迥。徑。卽平之青。上去之拯。證。卽平之蒸也。平聲九佳。十灰。祇二部。上聲九懈。十賄。亦祇二部。獨去聲有九泰。十卦。十一隊。三部。隊部宜併也。蒸部無上去。隊部無平上。非誤乎。陸法言切韻凡二百六部。平聲十七真。十八諄。十九臻。二十殷之後。爲二十一文。宋淳祐壬子。頒新刊禮部韻略。并平聲五十七部。爲三十部。其書本于劉淵。誤將殷部并入文部中。以致殷勤。欣斤諸字。在唐人與真同用者。今遂與文字竝押。而韻學舛矣。余聞之西河先生云。

竊人文字由來已久。上官大夫于屈平是也。因思世間庸妄人。亦未有不愛惜文字。其不愛惜者。惟目不識丁耳。但以屈平之才。何惜此一稊。且草稊未定。而欲奪之。意上官大夫亦小有才者也。

杜子美行于水濱。得一石子。有文云。詩王出在陳芳國。九夜捫之麟篆熟。聲振扶桑。受天福。杜懷之入葱肆。聞空中語曰。避逅穢。吾令汝文而不貴。自來編杜集者。皆不識此事。余聞之鴻寶倪先生之子無功云。先生口授者。

白樂天女金鑿。于元和三年生。五年遂死。有詩云。衰病四十身。嬌癡三歲女。又云。病來纔十日。養得已三年。其念金鑿詩云。况念天扎時。啞啞初學語。與爾爲父子。八十有六旬。其爲三歲無疑也。而雲仙雜記言。

金鑾十歲。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。樂天方買紫石。欲刻文士傳。遂輟以勒之。不可不辨。南唐先主李昇受吳禪。奉楊溥爲讓皇帝。受禪而奉爲讓皇。與封某公某王者何如耶。

五代時徐知詢與知誥爭權。知誥召知詢飲。賜之酒曰。願弟壽千歲。知詢疑有毒。分其半以進曰。願與吾兄各享五百。誥色變。伶人申漸高前爲詼語。掠二酒飲之。趨出。腦潰而死。余按申漸高不死也。時知誥爲中書令。未篡。後於苑中舉觴謂宰臣曰。近京皆報雨足。獨城中不雨。何也。諸相未對。申漸高進曰。雨懼抽稅不敢入城。上悟。卽下詔停一切苛稅。事見金陵志。呂蒙正妻本宋氏。宋史本傳。淳化中。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。抗蒙正妻族也。坐是罷爲吏部尙書。先是蒙正父龜圖。多內寵。與妻劉不合。并蒙正出之。頗遭窘乏。及蒙正登第。迎二親同堂異室。孝養備至。俗以蒙正妻爲其父所逐。又訛傳劉爲妻。殊溷亂。避暑錄云。蒙正爲所逐。衣食不給。龍門寺僧識其爲貴人。延至寺中。鑿山巖爲龕以居之。凡九年。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。名曰肄業。富大忠爲之記。今人以傳奇破窰事爲準。志書亦沿俗論。并龍門寺僧亦易爲木蘭寺僧。可惜也。余按破窰事見堯山堂外紀。卽蒙正與其母劉氏事。外紀又載蒙正相府歸衙時。有雪沾衣。欲斬其役人。妻因舉破窰中撥盡寒爐一夜灰之詩諷之。或者妻亦在窰中未可知。要之蒙正妻非爲父所逐則均也。

浙鹽曬煎甚艱。明初與他處均課。故男婦雜辦。日夜不休。民間相戒。不得嫁女與竈戶。至嘉靖中。鄆懋卿爲大巡。目擊其苦。繪圖以進。其課乃輕。此與趙文華築甯波新城以避倭患正同。奸臣之得長有後也。其

以此乎。

明季一條鞭之法頗便。然并南米在內。後復徵南米。顏料油藥等項無不在內。後復有雜項。此條銀中未詳注名件故也。宋時夏秋訟納。如鹽麴名件頗碎。有司請合并一名以省帙鈔。時程文簡爲三司使。謂仍舊便。若沒其舊名。恐異日不知。或再徵鹽麴矣。因是歎文簡爲遠識也。

熊廷弼之死。余宗集公伯爲錦衣經歷。親見其事。云日閒以布囊繫頸。在獄中向空而拜。提牢者指以問何物。曰謝恩表。提牢者云。囚安得上書。熊笑曰。此趙高語也。夜半取以出。曰。有旨就訣。熊曰。已知。顏色不變。至部堂爲置酒不食。火炬中擁而行。至西市戮之。聲如砍木。乃獄中長枕也。諸人皆惶顧失措。急詣魏忠賢求救。忠賢曰。有是哉。此君必得異術。毋索。索則事洩。何以謝敵人。急取獄中容貌相似者戮之。傳首九邊。邊人義之者。刻香軀合而瘞之。

藥身云。明熹宗時。金錢皆耗於內臣之手。兵興以來。帑藏皆盡。將累朝所鑄銀甕。銀盃。尊鼎重器。盡輸銀作局。銷以充餉。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。廷臣動請內帑。內帑惟承運庫耳。外間解承運庫者。一曰金花。一曰輕齋。金花以供后妃。金花宦官宮妾賞賚。輕齋以供勳戚。及京衛武臣俸祿。隨進隨出。非如唐德宗私庫聚而不散者。承運庫中有甲字等十庫。貯方物。天財庫貯錢。以備內外官軍賞賜。古今通籍庫貯書畫符券。詔命。東裕庫貯珍寶。外東庫亦貯方物。庫盡此矣。野史稱甲申之變。大內積金十餘庫。未知十餘庫何名也。紛紛各上好聚斂。而不發內帑。以致國亡。豈不冤哉。賊之金錢。皆沿途抄略。城破後。拷廷臣及



內臣而得之。不知者遂皆謂內帑物也。

闖賊陷京師。永壽傳旨後宮自裁。已還報張皇后縊崩矣。有魏忠賢養女任氏者。美而姣。初爲熹宗貴妃。至是自詭爲張皇后。挾宮中寶賄。借一少年出都城。歲餘金盡。悲語聞于官。縛送京師。衆謂張皇后不死。驚惋聚觀。永壽從衆中指罵曰。此任貴妃何爲者。妃亦識永壽泣下。舊史乃謂后青衣蒙頭。步入成國公第。後事遂不明。

明宏光之稱德昌冒也。以故童妃來奔。必致之死。金道隱及黃梨洲米壽圖皆言之。從無言童氏在獄生子者。紀略云。童氏者河南人。自稱上元妃。河南巡撫越其杰。巡按陳潛夫。具儀從送。至南都。上大怒。下錦衣衛獄。童氏色美。而甚口乘筆太監。屈尙忠至獄。一見便知其姓名。但所言王宮事多不合。乃刑之。言在福王府爲西宮。又言爲邵陵王宮人。且曰。吾之與王別也。嚙胸爲記。分金爲質。別後生一子。今四歲矣。在獄中。時時號泣。念其子不置。旣被刑。稱病。上命醫調治。候鞠。一日忽不肯飲藥。求獄官爲之祈禳。自言已干支生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子時。與夫同日同時。而夫長七年。獄官乃詭爲之禳。童氏稱謝曰。我不忘先生也。居數日。產一男子。屬獄中侍女曰。勿洩。洩則我必死。累汝矣。因投之廁中。復下刑部獄。五月壬辰。南都破。童氏出獄。不知其所終。余以問靈臬。靈臬云。後爲尼。友人某某咸見之。又云。一太監隨侍童氏。猶時言宏光負義。太監云。爾時已有傳。帝豈肯認。其言獄中產子事。與紀略同。而以童妃爲真。又與紀略異。不七十年。而真僞紛紛難據矣。附識于此。

鴻寶先生初娶陳。以他事不合。復娶王。王字人久矣。其父母欲嫁官人。遂字倪。臨遣時。王氏妹矢言於衆曰。姊字人有年。通國皆知。倪所娶某也。姊安得往。父母皆出于不意。相顧愕然。遂易遣次女。而先生亦無可奈何。一日請封本陳氏也。已緘矣。王私以已易陳。封下會親屬。有洩于溫體仁者。遂以妾冒妻封事劾之。先生不得已。以陳爲出妻。朝廷亦命先生冠帶閒住。後先生歿。難京師。宏光朝議恤典。陳親往金陵。復子陳。

陸稼書先生宰嘉定。民有逋糧者。將責之。哀祈俟下限。及期果盡完。先生怒曰。若必作賊矣。向累比不應。知汝窮無親戚援也。今何以得此。民大慟曰。公爲宰。焉敢盜。某恐累公考成。賣女與鄰家。以完公事耳。呼鄰父子詢之。確。并令民女偕來。視女相莊雅。鄰之子粗識文義。即令女拜先生爲父。夫人授以簪珥。鼓吹合。登鄰子奮志。竟列庠序。邑人稱之。

吾鄉諸同志。卜築別業于鑑湖。名曰詩巢。臨水面山。亭宇幽敞。暇輒聚而觴咏。始于商君和。何君嘉珮。錢君爲鼎。徐君之熾。厲君煌。朱君悅仁。王君佺齡。田君易。魯君國書。劉君正誼。共十人。繼益以薛君載德。李君登瀛。王君鶴齡。施君敞。余君懋杞。魯君士暨余。及余族孫琦鍾。共二十人。比四方皆知有詩巢。巢中祀鄉先生六人。而以亡友商何錢徐四人。配食于廡。六人者。唐賀季真。秦公緒。方雄飛。宋則陸放翁。元則楊廉夫。明則徐文長。鄉先生以詩名者。不僅此六人。而祀六人者。志最也。

金陵王安節。與弟宓草。皆以工山水擅名。余親與之遊數年。池北偶談。香祖筆記中。並記此一條。誤爲工

花鳥。又以苾草爲兒。皆非實。

顧魯眉在長安。一日訪友。見一丈夫在旁舍。方焚爐香。友與顧言星鑑諸事。顧未信。其人忽前言先生信夢乎。顧對曰。夢隨心使然。亦多恍惚不足據也。其人遂劇言夢之足信。且言某能使人夢。但隨所欲默禱于晝。夜卽夢見。顧曰。徐試之。顧是時無子。遂默祝。夜夢一朱門雙掩。推之入。見數婦人。一瞽者雜抱二子。次日再默禱家人安否。復夢朱門如昨夜。推之入。覺稍輕易。見其父及家人笑語如平時。後隨禱隨夢。入門愈便。如是五七夜無不應者。問其姓。曰魯。名曰鰲。字釋先。楚之嘉魚人。年可五十許。屬顧以此事毋洩。洩恐禱夢者來也。別數年。忽遇于禹陵。言欲往諸暨。且遊天台雁蕩耳。又數年。一寓書。言顧家事甚悉。人不及知者。皆揭之。又言君負才使氣。不聽吾言。又言後當待我于黃山。事甚怪。其書猶存顧家。竟不知何等人也。

會稽馬伯槐先生。年六十九歲。介余門人薛人起敬韓來。見其虛懷。卽後生中未有也。先生爲自壽詩三十章。如千古功名爭漢鹿。百年心事負山蚊。無方換骨添新病。有字撐腸是故交。愁來易忘憂草老。老去難求不死方。人間鳥道九封一。世事桑田海閱三。皆佳句也。其尊甫韞齋先生。嘗爲遼左都闔。會上書言事。西戍之際。國家方開演黔。又以夙姻。韜略克成厥功。後挂冠旋里。其門如市。人皆樂與伯槐交。而不知伯槐以窮老也。自壽詩余嘗爲之序。

余自二十授經。至今二十餘年。弟子不過百餘人。而徙業及死亡者已衆。其最可痛者。傳廣熹師晦。施鼎

爵廷一廷一日誦數千言久而不忘精於算法。余方屬以溝澮同成。及四時置閏法。而乙未遂亡。師晦爲厚村王雲次子。嘗從余學詩。一日咏雁影。有曰瀟湘一夜雨。雲斷暗相依。咏水中雁字曰。千行不盡相思句。一到衡陽擲筆回。歎其從余不久也。丙申果亡。

余門好學者。以胡維藩壯居爲最。熟于史事。金式玉無瑕。性至孝。其母患病。嘗割股和羹。妻亦不約而同。服之遂愈。後病復。割股竟不效。

晉八仙塚在白塢山。山頂有窟穴。余外王父周文子先生墓在其麓。面西北而位南。正對周家灣之宅。先生諱光演。爲府學生。五十年樸誠自守。言笑不妄。蓋今人中古人也。外曾王父爲崇慶判官。順治初以募夫之役。累費千金。遂貧。外王父遇人盜其物。輒疾行避之。惟恐其見。自外王父卒後。二舅氏相繼淪亡。一內兄無子。今年亦死矣。尙有一存者。又得心疾。天道真不可知也。術者謂白塢山不吉。竟至于此。

余妹適錢氏六年而孀。惟一子塔五歲。茹苦食辛以守志。其叔不顧也。分田僅數畝。母子榮榮無依。乙未歲塔復患瘡而死。塔在余家。雖小兒儼若成人。一日老母以餅餒與之。適有客至。復取以與人曰。少頃卽還汝。塔答云。我不須餅。與我錢數十。我將奉阿母用。嗟乎。十歲小兒耳。能知母辛苦如此。有人心者。不知未亡人之痛耶。

永福寺主僧三省者。一日來謁余。余聞其能詩。以友人詩十餘首示之。隨屬其點定。極知去取。因請誦平生佳句。僧朗吟曰。忽聞落葉響。乃是山僧吟。此余二十年前舊句也。不知僧何以得之。又成誦于口。輒以

自况。余門人鈕湘楚三、俞甯汝維。往來最久。遂與俱來。將覓其全詩覽焉。

葛天師者。爾若之弟子。內衡之法孫也。主僞心十餘年。歌詩彈琴。有雅人深致。上座演法華孔雀二經。人天供養。士女雲集。始寧葛我培贈師一聯曰。說四十九年法。曰何嘗說法。點悟了山中頑石。解百千萬部經。是真個解經。歡喜煞座上如來。余與陶君素書。姪孫錫文。由鮑柳二姑峯。蹶師古奧。晚憩僞心寺。尋師夜話。共得詩三首。今我培素書。錫文皆墓有宿草。而葛師亦圓寂久矣。人生如電光石火。欲不朽何可得也。詩附錄于此。寫憂攜數子。攀陟此嶙峋。流目山南居。高下如蜂屯。玉碎川流細。金鋪隴色新。四野暝烟合。峯浮雲外身。落日吐餘光。水波生萬鱗。飛鳥喧投樹。微風涼吹巾。坡陀陰厓路。回首更逡巡。一茲山匪奧。區師古乃中。谷丹青山名。峙左右。兀若龍象伏。秋晚石渠寒。草根鳴瀛縮。惟餘長江流。滾滾遠在目。平岡偃古松。斷岸依修竹。鑿石土花填。摩挲不忍讀。靜聽鼓鐘聲。循牆走佛屋。二老僧向我笑。卽栗穿中堂。香廚晚飯熟。咄嗟供客嘗。坐久月上遲。徐步窺南牕。篁徑涵翠彩。籬落映微茫。須臾林樾開。寶月懸華幢。宿鳥報初更。遊人樂未央。何當巖上棲。愧乏山中糧。<sup>三</sup>

蕪湖寄書桃。三四尺許。花色淡。與山桃無異。每熟時。其核自開而仁落。以物實之。則經宿而合。人往往作小詩。或書納之。以餉友。曰寄書桃也。種自西蜀。

海陽有香棗。蓋取二棗剝疊成。中屑茴香。以蜜漬之。好事者持爲遠餉。詢其始。則商人婦所爲。寄其夫者。義取早早回鄉云。

海市以聲。蜃樓以形。是海皆有。不必登州也。廣州虎門合蘭海。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。見海市。蜃樓黃太。沖先生言。甯波有海市。但不言定期。吾郡李位中。顧魯眉家。始寧。常見蜃樓。倏忽萬狀。多在三四月中。每見則氣多熨焯。天將雨。

畫上垂帶。左名驚燕。右名想飛。余聞之。僧定。不知出何處。

荔枝帶莖剪下。去葉去莖。勿犯手。入磁瓶。至六分。灌好白蜜。至七分。紙封泥口。寄遠可藏半年。開用時。以水洗淨。鮮香不變。

明洪武十三年。高皇帝既誅胡惟庸。因罷中書省。散其職于六尚書。當時無所謂宰相也。至十五年。乃采宋制。置華蓋。謹身。文華。武英。四殿。東閣。文淵。閣。大學士各一人。不過備顧問而已。時首進諸人。吳沉以詞林典籍授東閣。吳伯宗以檢討授武英殿。他如全思誠。張長年。余詮輩。俱窮老布衣。召對稱旨。立拜是職。其不爲樞要之任。明矣。成祖時。選解縉等七人入內閣。稍稍親近。至仁宗。恭己好文。宣宗以先朝經師。舊恩。進爵三孤。光祿大夫。左柱國。正一品。加尚書職。天下章奏。無大小。悉下稟擬。于是楊士奇等。赫然稱宰相。然府無屬員。事無專寄。令無外行。取天子之可否。以爲進止。意有所移。卽立削其籍。比諸秦漢之丞相。六朝隋唐之三省。終未逮也。且當時吏兵之長。猶能引故事相抗。孝宗朝。王三原。邱瓊。山兩公賢者。邱爲首揆。王爲冢宰。以坐席相爭。至辭位而去。自正德以後。無敢與抗者。遂雄視六曹之上矣。

鎮東閣之名。原于五代時。錢鏐鎮東之軍門。又始于舊子城之鎮東門。蓋府署據臥龍山之東麓。是爲鎮

東軍節度。卽子城之東。以爲東門。榜曰鎮東軍。書之者吳郎中說。立之者王參政綯也。前人所見。惟渭南公諱大吉興復者而已。至子城鎮東之門。則始于隋開皇時楊素。先是宋明帝時蔡興宗爲鎮東將軍。又晉穆帝時王彪之爲會稽內史。鎮東將軍。蓋鎮東之名。由來久矣。府之稱紹興起宋紹興五年。自夏至今。爲會稽。爲越。勾踐宮。爲會稽郡。爲荊國。吳國。爲會稽國。爲越州。爲吳總管府。爲浙東道。爲浙東總管府。爲節度觀察使署。爲義勝軍威勝軍。及爲鎮東軍。又爲吳越國。後爲路。洪武二十一年復爲府。今仍之。其間歷經併省改復。而閣之垂名。歷千餘年。不可謂非魯靈光也。南公重建時。董文簡公圮署一聯云。日月東西戶。瀟江山南北。圖書後文簡。甥汪青湖。軫改東西曰天開。南北曰地列。文簡曾孫日鑄懋策曰。六字六義體也。且東西南北于地極切。此閣卽一題署亦不可苟。閣有鐘。取自能仁寺。洪武八年鑄。諸葛忠武侯。自比管樂。都不解其意。卽管勝於樂。况武侯耶。一日讌息柯亭。與張豈石論此事。張曰。此武侯寄託。非謙也。管仲有尊王之志。而樂毅爲燕報讐。武侯之心。千載乃想見之。

呂淵字壯思。遊京師一年。南歸來學。問與諸達官游否。淵曰。舜有羶行。未免爲莊生所笑。其言似有味。錄之。

洋昉秦某者。年六十。子孫行列。有父且九十餘矣。時作怒。以手椎某頂。人語秦曰。某不解九十歲老人。作怒椎六十兒子。使子孫輩見之。何以爲顏。白菴曰。六十歲人。有三四十歲兒子。一二十歲孫子。尙有九十歲老人。椎其頂。豈非人生樂事乎。此言真解人。甯波周容。桑海之際。頗懷忠義。晚節凌夷。人多笑之。

有言古商容。今復有周容者。一生曰周容。卽商容也。其人問故。生答曰。在商曰商容。今從周。則曰周容耳。山陰余某善媚。徐吉甫惡之。一日以命示吉甫。吉甫曰。子今無大咎。入夏恐病。問何以驗之。吉甫曰。驗之孟子。曾子曰。脅肩諂笑。病於夏。

徐仲山先生舉博學宏詞科。未雋而歸。益都相公贈一聯云。北闕上書。識盡西京才子。東軒賜食。歸貽南國佳人。先生夫人商氏。前明冢宰等軒公季女。年八十餘。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。朝夕惟飲乳汁。愛花耽書。至今不衰。自先生沒後。此聯亦藏奉久矣。

頃年余欲卜居他山。而無資。因貽書周秉均方平云。舟過臯部。見南山之下。有亭翼然。峙于其巔者。鷄頭山耶。此間離塵俗已遠。而郡城相去又近。居人稠密。因崖結構。又聞衣食饒足。無一貧者。余倘得買田數畝。便當卜居于此。與吾子敦詩說禮。一化其喬野之習。

古文有遺句。不可不知。如出師表中。專言劉繇王朗不征不戰。並無一語及蜀漢。竊謂未解上。必有今舉朝君臣思欲效之九字。此翠微樓集中語。良有理。

先大父言。崇禎戊辰七月二十三日。見天開眼。若巨舟。然紅綠相間。瞬瞬而動。余疑此天裂也。陽衰則有之。晉羊襲吉見天開門。其內雲霞燦爛。樓閣參差。宋王旦正見天門開。豈天果有樓臺。果有門。又有眼耶。康熙癸酉歲除夜。越中見燈火滿路。繹絡不絕。人皆疑爲盜賊。鳴金鼓。備器械。不敢假寐。至明年元宵乃滅。



甲戌年仲夏。越中田生黑蟲。狀如蠶而細。至不能容足。廿餘日食麥苗殆盡。忽一夕雷電雨雹。次日視之如洗矣。

已卯順天鄉試。十八日夜半。聞小兒啼聲于明遠樓上。獲一女嬰。監臨命送育嬰堂養之。

余族姪一吾在館中。見百合長苗。偶拔得一本。乃蛇也。首卽百合。而尾能盤旋。未知蛇化百合。抑百合化蛇。譚景升化書云。山蚯化爲百合。自有情而之無情也。亦不可解。

詩中忌複字。或長律不免。而韻卽不宜。然唐人多犯此。昌黎贈張籍詩韻。乃至音義皆同。重三疊四。殊不可解也。

律詩首句失韻。爲入羣孤雁。落句失韻。爲出羣孤雁。今人祇解首句耳。阮亭先生姑蘇懷古詩末句。胥字。正此例。

古人對法不求工。如五湖三畝宅。萬里一歸人。名句也。而歸人三畝句法不齊。如此類頗多。

禰衡之禰。本音祧。在蕭部中。杜詩。使者求顏闔。諸公厭禰衡。白詩。志業過袁晏。才華似禰衡。皆隨俗音讀耳。今楚人無不呼禰衡者。古人音讀。亦多隨俗。如郭隗之隗上聲也。李白詩。昔日燕昭求郭隗。直作平聲用。

黃宏達年三十許。應童試被黜。素不解詩。忽吟兩句云。卜珙華山又一年。吉凶無定惱金仙。問之云。方閱堯山堂外紀。用孟賓于事。余續成慰之曰。故園楊柳分明在。定染藍衫早着鞭。亦用賓于獻主司中語。

余不喜填詞。而弟子有好之者。又落筆頗艱。傅璠引佳。填南鄉子咏漁舟。僅得其半云。日暮晚江秋。挂網

垂楊繫小舟。那管烟波名利客。帆收明月蘆花古渡頭。余續之曰。適意傲浮鷗。魚飽鷓鴣灘上流。沽得香醪拚一醉。清幽茅舍疎籬勝畫樓。時舟中有吹洞簫者。余因填簫聲半闕。命璠續之。看月滿江秋。忽聽悠悠嫋客舟。靜掩篷窗燈火寂。烟收花落江城記白頭。璠曰。聚散等浮鷗。明月清波各自流。疑是當年秦弄玉。聲幽。鳳引蕭郎過曲樓。

今年玉羽下世。老成凋謝無幾存者矣。玉羽爲考功何昭侯先生次子。生平以七律擅場。彌留時猶口占懷人詩曰。魂歸何處披帷在。路到懸崖撒手行。宿世眞神物也。玉羽嘗錄古詩十數首寄余云。原稿已付祖龍。不知今尚有存否。其哀江頭一首。與平生手筆大異。附錄于此。擊鼓何不揚。刁斗志金穀。衆心可爲城。心潰城乃肉。寶藏滿篝車。夢夢丁百六。似有所指。琴川張蘭芬容麗工詩。詩名籍甚。得山陰劉戒謀集。愛不釋手。適下姑蘇山塘駐棹。見鄰舟少年憑几揮毫。衆聚觀歡笑。忽風飛一紙入水。張頰視有宛委山人字。宛委卽戒謀集名。心疑少年或戒謀。令其弟以素篋索書。書訖付與。乃知眞戒謀也。合睇流盼。若不勝情。懷喪而返。輒舉語同類。稱爲詩瘦生。曰。何似何似者。旣調繫裙腰。寄意曰。夕陽花影並仙舟。心上客眼前頭。垂楊夾岸浮殘月。無計夷猶喜忽恨。愛成愁。長日沈吟黃絹句。珠樣淚落難收。那能化作花間蝶。豔冶風流飛過才子讀書樓。江陰陳一泓太史寄詩曰。吳中近事君知否。香閣爭呼詩瘦生。武進秦龍光亦寄詩曰。瘦生曾記謫仙評。又見琴川雅意傾。几上卷開疑對影。江邊水閣似聞聲。宜興吳師石亦成四斷句。末一詩云。紫駟何處訪都知。想像春幃度小詞。欲寫不成還記憶。夢中潘玉倚闌時。